

幻想家

HUANXIANGJIA

[苏联]尼·诺索夫著 屠明译



关于作者

苏联儿童文学作家尼古拉·尼古拉耶维奇·诺索夫，1908年生在基辅。他的父亲是个演员。

诺索夫十六岁就开始工作，当过伐木工人、当过水泥厂和砖瓦厂的临时工。他利用工余的时间进行自学，1927年考进了基辅艺术学院，两年后，又转到莫斯科国立电影学院求学。毕业后，他在电影厂里担任助理导演，后来升为导演。他摄制了许多动画片和教育片。苏联卫国战争时期，他摄制了许多军事技术教材片，由于工作的成就，他在1943年获得了红星勋章。

诺索夫的第一篇小说在1938年发表，就是这本书里的幻想家。接着他的好几个短篇小说集子出版了，这本书里的几篇小说，就是从这些集子中选出来的。此外，他又写了快乐的小家庭、少先队员的日记、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、小无知和他的朋友历险记等书。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这本书，曾获得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。

目 录

关于作者

幻想家	1
薩夏	7
黃瓜	17
小銀魚	22
汽車	30
补釘	35
蘿卜	38
米什卡黃粥	49
小朋友	61
电话机	82
篇一篇一篇	95
种菜人	105



幻 想 家

小米沙和斯大西克坐在园子里的长椅子上谈话。他们并不象别的孩子那样谈些普通的话，而是你一句来我一句去地说大话，仿佛在那儿争吵谁吹得过谁似的。

“你几岁啦？”小米沙问。

“九十五岁。你呢？”

“我一百四十岁。告诉你，”小米沙说，“从前我很大很大，跟波路叔一样，后来变小了。”



“我咽，”斯大西克說，“起初身子小，后来长大了，后来又縮小了，現在我馬上又要大起来。”

“我是大人的时候，我能游过整条河，”小米沙說。

“嘿！我游得过海！”

“了不起，游得过海！我游得过大洋！”

“从前我还会飞！”

“得啦，你飞飞看！”

“現在不行，忘了。”

“有一次我在海里洗澡，”小米沙說，“忽然給一条鯊魚撞上了。我捶了

它一拳，它一口咬住我脑袋，嚙地把它咬断了。”

“你撒謊！”

“不，不撒謊！”

“那你怎么沒有死？”

“我干嗎要死？我游到岸边，走回家来了。”

“那不是沒有脑袋了嗎？！”

“当然沒有脑袋。我要脑袋干什么？”

“沒有脑袋你怎么走呀？”

“就是这么走的。沒有脑袋又不是不好走路！”

“那你現在怎么有脑袋的呢？”

• • •

“另外长的。”

“想得妙！”斯太西克听了很羡慕。他想吹得比小米沙更精彩。

“嘿，这算得了什么！”他说。“我有一次在非洲，给鳄鱼吃掉了。”

“瞧你胡扯！”小米沙大笑起来。

“一点也不是胡扯。”

“那你怎么现在还是活的？”

“后来它又把我吐出来了。”



小米沙动起脑筋来。他要编一个比斯太西克更妙的说话。他想了好半天，终于说：

“有一次我在街上走。前后左右都是电车，汽车，卡车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！”斯太西克喊起来说。“你马上就要讲电车从你身上滚过去。这个你已经吹过了。”

“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。我不说这个。”

“好吧。再吹下去。”

“我走着走着，一路上也不擦着什么人。忽然迎面驶来辆公共汽车。我没有看见，一脚踩上去，哐啦啦！汽车给压成了大饼。”

“哈哈！瞧你瞎扯！”

“这偏偏不是瞎扯！”

“那你怎么踩得碎汽车？”

“它只有一点点大，是玩具。一个小孩用绳子拉着它走。”

这时候来了隔壁的依果尔。他在长椅上靠小米沙和斯大西克坐下，听他们讲。听了一会，他说：

“尽撒谎！你们也不害羞？”

“我们又不骗别人，”斯大西克说。“想出什么说什么，等于讲故事。”

“讲故事！”依果尔喷了声鼻子。“没有事情干啦！”

“你以为编故事容易？”

“没有再简单的了！”

“那就编一个给我们听听。”

“我马上讲……”依果尔说。“请听吧。”

小米沙和斯大西克高兴起来，准备听他讲。

“我马上讲，”依果尔说，“嘎嘎嘎……噫……嘿……嘎嘎嘎……”

“噫，你老是‘嘎嘎嘎’干嘛！”

“我马上讲！让我想一想。”

“好，你尽管想！”

“嘎嘎嘎，”依果尔又说了，两眼望着天。“马上讲……嘎嘎嘎……”

“嘿，你怎么编不出来啦？还要说再简单没有了！”

“马上讲……瞎！有一次我逗狗儿玩，它抓住我的腿，咬了我一口。

瞧，到现在还有伤疤。”

“这里头到底哪一点是你编出来的？”斯大西克问。

“沒有一點是編的。是怎麼一回事，就怎麼講。”

“還要說是編故事的行家！”

“我是行家，可不是象你們這樣的行家。你們吹了半天，一點派不著用場；昨天我撒一個謊，可得到了好處。”

“什麼好處？”

“聽我說。昨天晚上媽媽和爸爸出去了，我和妹妹留在家里。我站到餐具櫃里，吃掉半罐頭果醬。後來我想，怕是要糟糕。我給妹妹的嘴唇塗上果醬。媽媽回來問：‘誰吃了果醬？’我說：‘妹妹’。媽媽一看，她可不是滿嘴唇都是果醬？今天早上她給媽媽罵了一頓，我吶，媽媽還給我果醬吃。就是這麼個好處。”

“這麼說，人家為你挨罵，你还高興！”小米沙說。

“你要怎樣？”

“我不怎樣。瞧你这个……怎麼叫你好呢？騙子手！你瞧瞧！”

“你們自己才是騙子手！”

“滾開！我們不要你坐一張椅子。”

“我也不要跟你們坐在一起。”

依果爾站起來走了。小米沙和斯大西克也回家去。路上他們看見一個冰淇淋攤子。他們站下來，在口袋里掏來掏去，掏出的錢一數，兩人的錢只够買一支雪糕。

“我們合買一支再對半分，”斯大西克出主意說。

女售貨員給了他們一支雪糕。

“回家去吧，”小米沙說，“用刀切，大家不吃虧。”

“我們走。”

他們在樓梯上遇見了依果尔的妹妹依拉。她的眼睛還帶着泪痕。

“你哭什麼？”小米沙問。

“媽媽不放我出去玩。”

“為什麼？”

“為了果醬。我又沒有吃果醬。這是依果尔誣賴我的。是他吃了往我身上推的。”

“當然是依果尔吃的。他自己向我們夸過。你別哭。走，我把我的半支雪糕給你吃，”小米沙說。

“我把我的半支也給你，我只要嘗一嘗就給你，”斯大西克這樣答應她。

“你們自己難道不要吃？”

“我們不要吃。我和他今天都已經吃掉十支了，”斯大西克說。

“我們最好是把雪糕分成三份，”依拉出主意說。

“對！”斯大西克說。“要是你一個人把整支吃下去，你要喉嚨痛的。”

他們走到家里，把雪糕切成三份。

“這雪糕真好吃！”小米沙說。“我很愛吃這種東西。有一次我吃了整整一桶冰淇淋。”

“嘿，你老是胡說八道！”依拉笑了。“誰相信你能吃一桶！”

“桶子只有一點兒大！是個紙桶子，不比茶杯大……”





薩 夏

薩夏早就要他媽媽送他一枝打火藥紙的手槍了。

“你要這種手槍有什麼用？”他媽媽說。“這種玩具要闖禍的。”

“怎麼會闖禍？它又不打子彈，它是打火藥紙的。反正打不死人。”

“什麼事都可能發生的。火藥彈出來會落到你的眼睛裡。”

“不会的！打枪的时候我会眯起眼睛。”

“不行，不行，这种手枪会找来麻烦。你一开枪，还会把别人吓坏，”他妈妈說。

他媽媽真就沒有买手枪給他。

薩夏有两个姐姐，瑪麗娜和依拉。媽媽那里要不到，他就去求他姐姐：

“好姐姐，給我买一枝小手槍吧！我真想要一枝。你們买給我，我就永远听你們的話。”

“薩夏，你这人真調皮！”瑪麗娜說。“要我們的时候，你就討好我們，好姐姐好姐姐的喊一通；媽媽一出去，可就沒有法儿对付你了。”

“不，可以对付，可以对付！你們看好了，我一定不吵不鬧。”

“好吧，”依拉說，“我和瑪麗娜考虑一下。要是你答应不吵不鬧，那我們可以买。”

“答应，答应！只要你們肯买，我统统答应。”

第二天瑪麗娜和依拉送了他一枝手枪和一盒火药紙。手枪崭新晶亮，火药紙很多很多：不是五十張就是一百張。哪怕你打一整天也打不光。薩夏高兴得滿屋子乱跳，拿手枪按按胸口，又吻吻它說：

“我的小心肝，我的好手枪！我是多么爱你呀！”

接着他在槍把上胡乱写上自己的名字，就开始射击。一下子发出了火药气味，半个钟头以后，屋子里藍烟弥漫。

“够了，你不要再打了，”依拉終于說。“你打一槍，我就要发抖一下。”

“胆小鬼！”薩夏回答。“女孩子个个都是胆小鬼！”

• • •

“瞧我們把你的手槍奪下來，那時候你就知道我們胆小不胆小了，”
瑪麗娜說。

“我馬上到院子里去，用手槍吓小朋友，”薩夏說。

他走到院子里，可是院子里沒有小朋友。于是他跑到大門外，就出了这么一回事。这时候街上恰巧走过一位老太太。薩夏等她走近了——砰的打了一槍！老太太哆嗦一下，站下不走了，接着說：

“喝，真把我吓死了！是你在开槍吧？”

“不是，”薩夏說着，把手槍藏到背后。



“怎么，我没有看见你手里的手枪？还想撒谎，真不要脸！我现在就去报告民警局……”

她用手指吓唬了一下，走到对街，在巷子里消失了。

“好家伙！”薩夏怕了。“看样子，她真的是到民警局去告我了。”

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家。

“你气喘喘的干什么，是不是狼来追你啦？”依拉問。

“我没有什么。”

“不，你还是说出来。一看就知道你闖禍了。”

“我什么禍也沒有闖——我只是……吓坏了一个老太婆。”

“什么样的老太婆？”

“得啦，什么样的，什么样的，普通的。一个老太婆在街上走，我撩起就是一槍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打槍？”

“我自己也不知道。来了个老太婆。我想，‘打一槍吧’，我就打了。”

“那她怎么样？”

“没有什么。她到民警局去告我了。”

“瞧你，嘴里答应不吵不鬧，可还是干出这种好事！”

“老太婆自己胆子小，这总不能怪我呀！”

“等民警来了，他就会让你瞧瞧老太婆的厉害了！”依拉吓唬薩夏說。“你会知道吓人的好处！”

“他怎么能找到我？他又不知道我住在哪儿。他連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。”

“你放心，能找到的！民警什么都知道。”

整整一个钟头，薩夏都在家里呆着，一直向窗外望着，看是不是有民警来。可是沒有看見民警。这时候他放下了心，高兴地說：

“老太婆大概是吓吓我就算了，免得我再胡鬧。”

他决定再拿他那枝心爱的手槍打几下，就伸手到口袋里去。口袋里放着一盒火药紙，可是沒有手槍。他摸摸另外一只口袋，那只口袋也是空的。于是他在屋子里到处找起来。桌子底下也看过，沙发底下也看过。手槍不見了，仿佛钻到地底下去了。薩夏难过得流下泪来。

“我还没有来得及好好玩一下呢！”他哭着說。“这么好的一枝小手槍！”

“你是不是丢在院子里啦？”依拉問。

“我大概是丢在大門外了，”薩夏想起來說。

他开开門，从院子里跑到街上。大門外面沒有手槍。

“唔，現在这枝手槍已經給人家看見，把它檢走了！”他苦惱地这么想，就在这时候，他忽然看見一个民警从对面的巷子里出来，急急忙忙地穿过馬路，直向薩夏家里走来。

“他是来找我的！看来，老太婆还是去报告了！”薩夏吓了一跳，沒命地跑回家去。

“喂，找到了嗎？”瑪麗娜和依拉問他。



“別作聲！”薩夏悄悄地說。“民警來了！”

“他上哪兒去？”

“他到我們這兒來。”

“你在哪兒看見他的？”

“街上。”

瑪麗娜和依拉笑他說：

“瞧你這個膽小鬼！看見一個民警就怕了。也可能，他根本是到別地方去的。”

“我根本就不怕他！”薩夏胆子大起來了。“民警能拿我怎樣呢？得啦吧！”

這時候門外傳來了腳步聲，門鈴也一下子響起來了，瑪麗娜和依拉跑過去開門。薩夏向走廊里伸出頭去，輕輕地說：

“別給他開門！”

可是瑪麗娜已經把門打開了。門檻上站着一個民警。晶亮的釦子一個勁兒在他身上閃耀。薩夏手脚着地，鉆到沙發底下去了。

“小姑娘，請問這兒六號房在哪兒？”薩夏聽見民警說話了。

“不是這兒，”依拉回答。“這兒是一號；六號，你得到院子裏去，右面那道門。”

“院子裏，右面那道門？”民警照說一遍。

“是的。”

薩夏於是明白，民警根本不是來找他的，他正想從沙發底下爬出來，可是這時候民警又問：

“順便問一聲，有一個叫薩夏的孩子是不是住在你們這兒？”

“是的，”依拉說。

“我正好要找他，”民警說着，走到屋子里來。

瑪麗娜和依拉也走進屋子，看見薩夏不知躲到哪儿去了。瑪麗娜還往沙發底下望了望。薩夏看着她，在沙發底下揚揚拳頭，叫她別把他弄出去。

“嗯，你們的薩夏在哪儿？”民警問。

兩個小姑娘很替薩夏擔心，她們不知道怎樣回答是好。瑪麗娜終於說：

“他不在家裏。他出去玩兒了。”

“他有哪一些事給你知道啦？”依拉問民警。

“哪一些事！”民警回答。“我知道他叫薩夏。我還知道他有一枝新手槍，可是現在他卻沒有這枝手槍了。”

“他全都知道！”薩夏想。

他吓得連鼻子眼都痒了起來，他打了一個好響的噴嚏：阿嘿氣！

“誰在那兒？”民警覺得奇怪。

“這是我家的……這是我家的一條狗，”瑪麗娜撒了一個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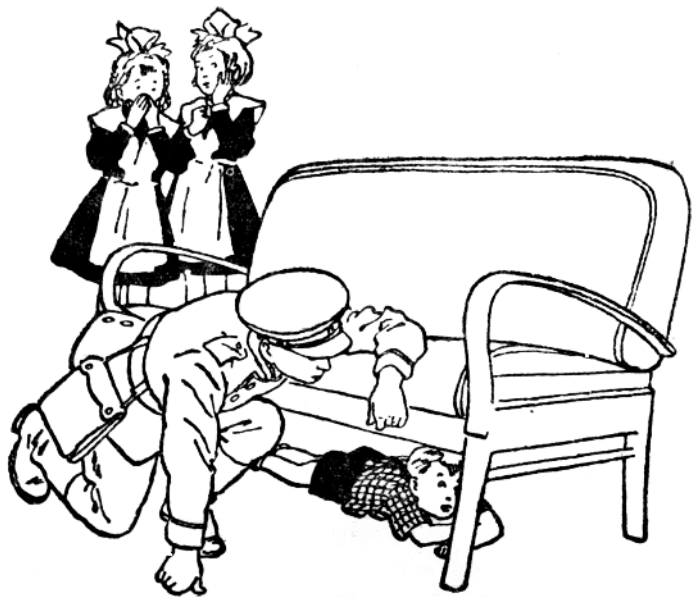
“那它躲在沙發底下干什么？”

“我們這條狗常常在沙發底下睡覺，”瑪麗娜繼續往下編。

“它叫什麼名字？”

“噢……它叫鮑比克，”瑪麗娜胡亂說了個名字，臉上漲得通紅，象只紅蘿卜。

“鮑比克！鮑比克！噴噴！”民警打起口哨來。“它怎麼不肯爬出來？噴噴！噴噴！你瞧，它不肯出來！是條好狗吧？是什麼種？”



“噢……”瑪麗娜頓住了。“噢噢……”她怎么也想不起狗有哪一些品种。“这种品种是……”她說。“是叫什么？……种是好的……对！叫长毛猎狐狗！”

“噢，这是一种出色的狗子！”民警高兴地說。“我知道。这种狗满脸是毛。”

他弯下腰去，向沙发底下望。薩夏吓得半死不活地躺在那儿，瞪着眼睛望民警。民警惊奇得甚至打了个哆嗦。